

中医阳升阴降与阳降阴升理论研究

邢玉瑞, 胡勇, 张惜燕

(陕西中医药大学, 西咸新区 712046)

摘要: 从《黄帝内经》开始, 中医学对于阴阳升降的认识, 就有阳升阴降与阳降阴升两种不同的观点, 但对于何以产生两种截然不同观点的原因, 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从发生学的角度进行研究, 认为阴阳升降不同运动方式, 是由于观察时所选取的对象或模型不同所致, 基于天地形成等自然现象的观察, 形成了阳升阴降的理念, 并体现为阴阳属性的规定; 基于生命形成现象的观察, 形成了阴阳交感的理论, 体现为阳降阴升的运动形式, 并成为阴阳关系的始源性、核心性理念, 由此生发出了“和”“通”“生”等与生命有关的观念。阳升阴降着眼于阴阳的特性, 阳降阴升着眼于阴阳交感的联系, 二者的关系犹如阴阳之对立与统一, 各有其一定的解释阈及其存在的价值。

关键词: 阳升阴降; 阳降阴升; 发生学; 逻辑关系

基金资助: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973”计划) (No.2013CB532002), “陕西中医药大学学科创新团队”项目 (No.2019-YL01)

Study on yang-ascending and yin-descending theory versus yang-descending and yin-ascending theor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XING Yu-rui, HU Yong, ZHANG Xi-yan

(Shaa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Xixian New District 712046, China)

Abstract: Two distinct theories about the ascending and descending of yin and yang, yang-ascending and yin-descending theory as well as yang-descending and yin-ascending theory, have been controversial since *Huangdi Neijing*. The objectiv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plore the origins of these two theori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Study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sis, this article holds that the distinctions of these two theories stem from different objects or models of the observation. Embodied in the stipulated attributes of yin and yang, the theory of yang-ascending and yin-descending was formed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of natural phenomena including the formation of heaven and earth. Formed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of life formation, the theory of the yin-yang interaction was embodied in yang-descending and yin-ascending movement and became the original and core concept of yin-yang relationship, from which the life-related concepts of ‘harmonizing’, ‘communicating’ and ‘generating’ were formed. In conclusion, yang-ascending and yin-descending theory focuses on the attributes of yin and yang, while yang-descending and yin-ascending theory emphasizes the yin-yang interaction. Like yin and yang, these two theories is the unity of opposites, with their own rationality and value.

Key words: Yang-ascending and yin-descending; Yang-descending and yin-ascending; Genesis; Logical relationship

Funding: National Key Basic Research Development Program of China (973 Program) (No.2013CB532002), Program of ‘Shaa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Discipline Innovation Team’ (No.2019-YL01)

伏羲氏《医源》设“阴阳升降论”专篇, 从天地阴阳升降联系到人身阴阳升降, 认为“天地之道, 阴阳而已矣。阴阳之理, 升降而已矣”。无论一岁或一日, 都有阴阳升降的变化, 而人生少而壮、壮而老, 也有阴阳升降的变化。因此, 疾病的产生, 总的不外乎阴阳升降失常, 用药治疗就是“以药性之阴阳, 治人

身之阴阳; 药性之升降, 调人身之升降。则人身之阴阳升降, 自合于天地之阴阳升降矣”^[1]。由此可见, 阴阳升降理论在中医学中具有重要价值。然从《黄帝内经》开始, 中医学对于阴阳升降的认识, 就有阳升阴降与阳降阴升两种不同的观点, 近年来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讨论, 但对于何以产生两种截然不同观点

通信作者: 邢玉瑞, 陕西省西咸新区西咸大道陕西中医药大学文化文献研究院, 邮编: 712046, 电话: 029-38184790

E-mail: xingyurui@163.com

的原因,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有必要进一步加以探讨。

阳升阴降与阳降阴升的发生

古人何以有阳升阴降与阳降阴升的不同认识,要解决此问题,还必须回归于阴阳学说何以发生的源头去探讨。关于阴阳学说的发生,一般认为来自于古人在生产、生活实践中“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易传·系辞下》)的取象思维,其形成的实践基础大致可分为远取诸物——对自然现象的观察、近取诸身——对生命现象的观察、巫术筮占——激发阴阳对待观念形成3个方面^[2]。而阴阳升降不同理论的形成,即与观察时所选取的对象或模型不同有关。

1. 基于天地形成的观察——阳升阴降 阴阳理论的产生,首先离不开古人对包括日、月在内的自然现象的观察,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会观察到质地轻的物体呈现上升的趋势,质地重的物体呈现下降的趋势。将此认识引入气学说中,从气一元论的立场出发,认识天体的演化,自然会形成气之清轻者上升而为天,气之重浊者下降而为地的理念。如《淮南子·天文训》曰:“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故积阳为天,积阴为地……清阳为天,浊阴为地”,指出阳气清轻上升汇聚形成天,阴气重浊下降凝聚形成地。由此也形成了阳升阴降的观点。

另外,《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火性炎热、升腾、轻浮、活动,较集中地体现了阳的特性;水性寒冷、沉静、下降,较集中地反映了阴的特性。因此,对阴阳的性质,可以用水和火的特性来代表,以借助水与火这对具体的事物,来理解阴阳这对抽象概念的含义。自然由“水曰润下,火曰炎上”(《尚书·洪范》)也可推演出阳升阴降之理。

根据天人合一之理,自然界阳升阴降,则人体生命活动亦当如此。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又说:

“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若阳升阴降失常,

“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腹胀”,此所谓“阴阳反作,病之逆从也”。这种阳升阴降的观点,为后世中医治疗学提供了理论依据。如清阳不能出上窍,导致耳目不聪,可用益气聪明汤以益气升阳;清阳不能发腠理,致表虚卫阳不固,可用玉屏风散以益气固表;清阳不能实四肢致四肢厥冷,可用四逆汤以温阳救逆;中焦阳气不升致泄泻,可用补中益气汤

加味以益气升阳止泄。浊气不降致腹胀,可用木香顺气汤等以行气降浊;浊阴不能出下窍,致二便不通,可用通泻之法以泻下或利水等。

上述基于天地形成等自然现象观察所形成的阳主升发而在上,阴主沉降而在下,反映了阴阳的特性,成为后世对阴阳属性规定的基本要素之一。

2. 基于生命生成的观察——阳降阴升 中国古人在认识天地万物时,是绝对地自觉地以人身为尺度,强调“用身体知道”的身体思维方式。张再林^[3]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为一种身体性哲学,呈现出“身体→两性→家族”的中国式哲学范式。“阴阳”之“要”与其说是以一种“远取诸物”的方式,指向自然界的某两种事物及其属性,不如说是以一种“近取诸身”的方式,指向人类男女两性。作为阴阳思想渊源的《周易》,正是以男女关系来理解、思索阴阳关系的。《周易》“咸”卦通过对“男女之交”的直白书写,并以其对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明喻明译,为我们径直指向了“房中者”这一古人所谓的“至道之际”^[4]。《系辞上》说:“乾,阳物也;坤,阴物也”、“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其对天地乾坤的描述,完全与人的两性生殖联系在一起。《系辞下》则云:“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天地阴阳之气交感化生万物的思想,正是对男女两性交合的引申。《周易》中“爻”这一符号实际上就是以“乂”这一象形的形式表示阴阳交感,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一部《周易》就是以事物(阴阳)相交为内容的“互文主义”的符号系统,真正的易道实际上是“交道”之道^[5]。由此可见,“阴阳之道”最基本的含义就是两性之道,是对生殖崇拜意识的升华。故李约瑟^[6]言:“中国人的科学或原始科学思想认为:宇宙内有两种基本原理或力,即阴与阳,此一阴阳的观念,乃是得自于人类本身性交经验上的正负投影”。

从发生学出发,男女之交在一切交感、交往中具其发生学意义上的优先性,如《序卦传》说:“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从逻辑学出发,男女之交与一切交感、交往具有逻辑上的同构性。因此,可以把男女两性的关系普遍地向外推广,认为天地万物都有生命,并且都应该以男女阴阳的观点去看待它们。人有男女之分,动物有牡牝、雄雌之分,宇宙有天地日月之分,世界上万事万物无不具有两性的特征。《礼记·中庸》即言:

“君子之道,造端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这就是说,先认知夫妇关系,然后再把它推导到天地或日月关系上去。从空间的角度而言,“上下之位,气交之中,人之居也……气交之分,人气从之,万物由之”(《素问·六微旨大论》),人生活在天地阴阳气交之中,顺应阴阳升降变化,从而生生不息,万物也由此而化生。从时间的角度而言,春生夏长,万物华实,昭示着“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秋收冬藏,万物凋零,则昭示着“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不通”(《礼记·月令》)。故吕思勉^[7]说:“大事不可知也,则本诸小事以为推。此思想自然之途径,亦古人所莫能外也。古之人,见人之生,必由男女之合;而鸟亦有雌雄,兽亦有牝牡也,则以为天地之生万物,亦若是则已矣”。如《老子·四十二章》言:“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指出阴阳二气在动态下的和谐交融,万物才可生化如常。《庄子·田方子》言:“至阴肃肃,至阳赫赫……两者交通成和而万物生焉”。《易传·彖传》释泰卦曰:“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释咸卦曰:“天地感而万物化生”。《荀子·礼论》曰:“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黄帝内经》也以阴阳交感论述生命的生成,如《素问·宝命全形论》曰:“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灵枢·本神》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由此可见,阴阳二气的交感相错、氤氲合和,不仅是宇宙万物生成和发展变化的根源,而且阴阳相交与否实际上成了事物或吉或凶的价值判定标准。

如上所述,阴阳的特性为阳主升而在上,阴主降而在下,而基于生命现象观察形成的阴阳交感理论,势必引发出阳降阴升的运动形式。如《周易》咸卦论男女之交,其卦象为下艮上兑,艮为少男,兑为少女,故《彖传》曰:“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泰卦下乾上坤,乾为天为阳,坤为地为阴,以此说明天地阴阳交和,万物生养畅通之理。相反,否卦下坤上乾,阴自阴而阳自阳,升者不降,降者不升,“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彖传》),即天在上地在下互不交和,故万物的生养不得畅通。对此,《素问·六微旨大论》指出:“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变作矣”,《素问·天元纪大论》谓:“动静相召,上下相临,阴阳相错,而变由生”。由此可见,阳降阴升是阴阳交感的运动形式,阴阳交感是阳降阴升的内在本质。对此,朱丹溪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他以“阴阳比和”为出发

点,阐明阳降阴升,认为要达到阴阳比和,则必须以阳降阴升为基本条件。并对人体阳降阴升的生理现象进行了具体论述,如以水火而言,“人之有生,心为之火居上,肾为之水居下。水能升而火能降,一升一降,无有穷尽,故生意存焉”(《格致余论·房中补益论》);以五脏而言,“心肺,阳也,居上;肝肾,阴也,居下;脾居中亦阴也,属土……脾具坤静之德,而有乾健之运,故能使心肺之阳降,肾肝之阴升,而成天地交之泰,是为无病之人”(《格致余论·鼓胀论》);以气血而言,“气为阳宜降,血为阴宜升,一升一降无有偏胜,是谓平人”(《局方发挥》)。朱丹溪治疗阴虚阳盛,不同于习俗所用的育阴潜阳方法,而是采用升补阴血以达阴升而使阳降的方法,通过阴升阳降达到“阴阳比和”,这是朱丹溪对阴阳升降问题的一种独到见解。清代医家李宗源在《医纲提要》中则概括谓:“然一升一降,皆有相交之义也”。

阳升阴降与阳降阴升的关系

从理论的逻辑自洽性而言,阳升阴降与阳降阴升之间似乎存在着逻辑矛盾,近年来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探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种观点。

1. 阳降阴升的本质是阳升阴降 谢林林等^[8]认为,阴阳升降运动只有阳升阴降一种运动形式,阳降阴升是阴阳属性和阳升阴降概念的误用,其本质上为阳升阴降,只有阳升阴降,阴阳也能交感。并以《素问·六微旨大论》“升已而降,降者谓天;降已而升,升者谓地。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为例,认为天降地升是天地升降极致后阴阳的相互转化,此处“天气”已转变为阴气,所以才下降于地,“地气”已转变为阳气,所以才上升于天。但其所论也不乏逻辑悖论,且不符合中医学的共识,如认为心下肾上相交的本质为阴降阳升,心火下降的实质是在心阴和(或)肾阴的帮助下下降,肾水上升的实质是在肾阳和(或)心阳的鼓动作用下上升,是心肾阴阳的互帮互助。倪祥惠^[9]认为阴阳交感混淆了阴阳的属性和具体事物之间的界限,并且交感中的阴阳运动趋势违反了阴阳的规定性,提出下降的应是“天之阳气”中的“阴气”,上升的应是“地之阴气”中的“阳气”,由此对阳降阴升与阴阳交感持否定态度。其实质是由于没有搞清楚阴阳概念的多义性以及阴阳升降认识的多源性。从气分阴阳的角度而言,阴阳不仅是属性概念,同样也是实体概念。另外,王磊等^[10]虽肯定了阳升阴降与阳降阴升两种形式的存在以及在中医学中的价值,但对于何以存在此两种升降运动的不同形式,却认为在很多情况下,阴可以

是阳,阳也可以是阴;阴能降也能升,阳能升亦能降,并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的解读为例,认为其中“地气”已经转变为阳气,“天气”已经转变为阴气,而阴阳转变的动力却是阴气向上的升腾运动和阳气向下的下降运动所推动的。如此,则陷入了逻辑矛盾与思维混乱的怪圈。

2. 阳升阴降与阳降阴升并存 在中医学术圈,刘承才^[11]较早讨论阴阳交感问题,阐述了阴阳交感思想的渊源、概念、作用、发生的条件等。他认为阴阳性质相反的二气,遵循“异性相引”的原理,必定在运动中相互吸引而接近,当接近到一定程度或一定距离时(达到和谐的状态),双方都会发生“感应”,然后迅速缠绵交合,这就是吸引-感应-交合-交感的出现。气化过程包括阴阳二气的运动(气机)、感应交合(交感)和新生事物的出现(新生)这3个重要环节,阴阳交感是气化过程的中心环节,是气化作用的关节点。虽未明言阳升阴降与阳降阴升的关系,但阴阳二气“异性相引”之交感论述,隐含着两种升降关系并存的观点。杨丹^[12]探讨了同气相求与阴阳交感的关系,认为同气相求强调事物的关联与感应,阴阳交感强调事物的变化,实为同一过程两个不同阶段的特征概括。同气相求阶段使阴气或阳气得到了充分的积累,是机体阴阳交感有序发生的前提,阴阳交感阶段是一定条件下的阴阳二气自我调节与转换,也是阴阳二气最终达到和谐、平衡状态的途径。王玉芳^[13]认为,阳升阴降、阴升阳降之同时存在,其理缘于阴阳之互根、互藏,阴升是阴中之阳升,阳降是阳中之阴降,阴气必得阳的作用才能升发,阳气必得阴之作用,始可下降,阴升阳降,根于阳升阴降。李中正^[14]也认为阴阳二气相互吸引,相推相荡,在彼此的消长运动中化生万物。这种相趋性构成了阴阳相互感召的客观必然性,故阴阳互藏是阴阳二气升降交感合和的动力根源。这种将阳降阴升的交感归根于阴阳互藏有本末倒置之嫌。恰恰相反,由于阴阳的交感,阴阳之间进行了气(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因此而阴阳之间互含互藏,并可以相互反映,以阳见阴,以阴知阳。另外,张永康等^[15]试图从天地阴阳、人体气血、易经卦象、脏腑经络等方面阐述“阴升阳降”理论,但无疑有泛化之嫌,如朱丹溪有关阳有余阴不足以及气有余血不足之论、肝肾之间精血藏泄的关系、半夏泻心汤辛开苦降等,不应归为阴升阳降理论之中。

小结

综上所述,阴阳升降的两种不同运动方式,从发生学的角度而言,是由于观察时所选取的对象或模型不同所致,基于天地形成等自然现象的观察,形成了阳升阴降的理念,并体现为阴阳属性的规定;基于生命形成现象的观察,形成了阴阳交感的理论,体现为阳降阴升的运动形式,并成为阴阳关系的始源性、核心性理念,由此生发出了“和”(阴阳和合)、“通”(天地交而万物通)、“生”(阴阳和合而万物生)等与生命有关的观念。阳升阴降着眼于阴阳的特性,阳降阴升着眼于阴阳交感的联系,二者的关系犹如阴阳之对立与统一,各有其一定的应用范围及其存在的价值,不可将其混同为一。

参考文献

- [1] 裘庆元辑.三三医书(精校本)[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6:869.
- [2] 邢玉瑞.《黄帝内经》研究十六讲[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142-145.
- [3] 张再林.身体哲学视野下的中国传统生命辩证法——兼论中西辩证法的理论之辨[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27(3):39-46.
- [4] 张再林.咸卦考[J].学海,2010(5):62-73.
- [5] 张再林.中国古代身道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228-243.
- [6] 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349.
- [7]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6.
- [8] 谢林林,陈利国,吴正治,等.试论阴升阳降实为阳升阴降[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2,27(7):1891-1893.
- [9] 倪祥惠.“阴阳交感”刍议[J].医学与哲学,2015,36(4A):79-80.
- [10] 王磊,许小敏,卢志伟,等.基于术数阴阳及气论阴阳探讨阴升阳降的科学性[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7,32(6):2415-2417.
- [11] 刘承才.试论阴阳交感[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5,1(4):27-29.
- [12] 杨丹.论同气相求与《黄帝内经》“阴阳交感”思想的关系[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9,34(10):4592-4594.
- [13] 王玉芳.释阴升阳降[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00,24(3):95-96.
- [14] 李中正.《内经》阴气与阴阳交感理论的系统整理[D].济南:山东中医药大学,2006.
- [15] 张永康,曹方,乔荣跃.阴升阳降是达到阴平阳秘的必然运行形式[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6,31(12):4902-4904.

(收稿日期:2020年7月24日)